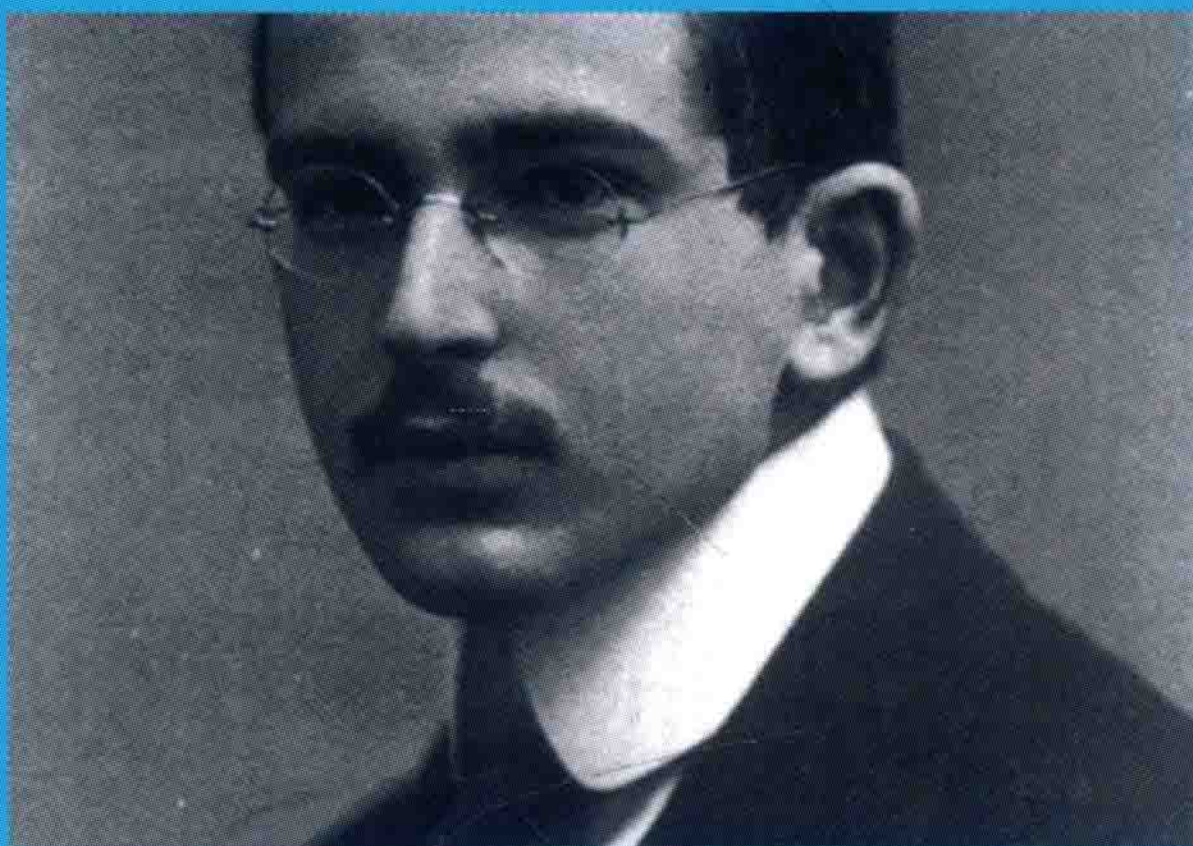


人文科学译丛·主编 汪民安 张云鹏

Der Autor als Produzent

Walter Benjamin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

(德) 瓦尔特·本雅明 著

王炳钧 陈永国 郭军 蒋洪生 译

「日本経済新聞」に掲載された記事

「日本経済新聞」に掲載された記事
「日本経済新聞」に掲載された記事



「日本経済新聞」に掲載された記事

「日本経済新聞」に掲載された記事

「日本経済新聞」に掲載された記事

「日本経済新聞」に掲載された記事

Der Autor als Produzent

Walter Benjamin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

(德) 瓦尔特·本雅明 著

王炳钧 陈永国 郭军 蒋洪生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 / (德) 本雅明 (Benjamin, W.)

著; 王炳钧, 陈永国译.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4.8

(人文科学译丛)

ISBN 978-7-5649-1323-6

I. ①作… II. ①本… ②王… ③陈… III. ①本雅明,

W.(1892~1940)—文集 IV. ①B516.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6318 号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

著 者 (德) 瓦尔特·本雅明

译 者 王炳钧 陈永国 郭 军 蒋洪生

责任编辑 侯若愚 潘 博 谭 笑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05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人文科学译丛

主编 汪民安 张云鹏

目 录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

——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义

研究院的讲话

1

暴力批判

35

《拱廊计划》节选

79

《拱廊计划》之 N

105

阿多诺、本雅明通信选

199

对本雅明的几点看法

237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

—— 1934 年 4 月 27 日在巴黎
法西斯主义研究院的讲话

王炳钧 译

应当把知识分子争取到工人阶级一边，使之意识到双方的精神活动与生产地位是一致的。

——(法)拉蒙·费尔南德斯

大家还记得，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方案里是怎样对待诗人的。为了共同体的利益他拒绝让诗人待在里面。他对文学的力量有着深刻的理解，但是他把它看作有害的、多余的——诚然是指在一个完善的共同体中。从那以后，关于诗人存在的权利问题不再常常如此着重地被提出来；但今天提出来了，不过很少以这种形式提出来。然而它作为诗人的自主性问题：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对于你们所有人来说，都或多或少是熟悉的。你们不倾向于承认他的这种自主权，认为当前的社会形势迫使他做出究竟为谁服务的选择。资产阶级的消遣作家不承认这种选择。你们向他证实，他虽然不承认，却在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进步的那类作家承认这种选择，他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做出了选择，站到了无产阶级一边。而这样他的自主权也就

没了。他的活动以对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有利为准。人们通常会说：他追随一种倾向。

这下你们就有了关键词，很久以来围绕它进行了一场你们所熟悉的论争。你们熟悉这场论争，所以你们也知道它进行得毫无结果。因为它没有摆脱那种无聊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一方面要求诗人的作品有正确的倾向；另一方面又有理由期望这些作品有质量。而只要人们没有认识到在倾向和质量这两个因素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这个公式就不能令人满意。人们当然可以确定这种关联。可以解释说：一部呈现正确倾向的作品无须呈现其他质量；也可以宣称：一部呈现正确倾向的作品也必然呈现所有其他质量。

这第二种表述不是无趣的，更进一步说，它是对的。我把它作为我自己的看法。但在这样做的同时我拒绝确定它。这一说法必须得到证明。而尝试这种证明，我需要你们的注意力。——也许你们会反对说，这是一个相当专门甚至不搭边的题目。您想以这样一种证明来促进对法西斯主义的

研究？——我的确有这个打算。因为我希望能向你们表明，以概括形式出现的倾向这个概念——它上面提到的论争中多以这种形式出现——是政治的文学批评中一种毫无用处的手段。我想向你们表明的是，只有当一部作品的倾向在文学上也是正确的，它才可能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政治上的正确倾向包含了文学倾向。马上补充一点：这种文学倾向或隐或明地包含在每个正确的政治倾向中——这种文学倾向，而不是别的，决定了作品的质量。因此一部作品的正确的政治倾向包含了它的文学质量，因为它包含了作品的文学倾向。

这一看法，我希望，可以向你们允诺，马上就会更清楚。现在我可以插入一点，对于我的这种观察，我还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出发点。我刚才就是从关于文学的倾向和质量的关系的毫无结果的论争出发的。我当然也可以从一场更早的、但是也不比这更有结果的论争出发：形式与内容，特别是在政治文学中，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一立论的名声不好，是有道理的。它被当作以非辩证的陈规接近文

学关联的教科书式的范例。好吧，那么辩证地处理同一问题的做法又是怎样的呢？

对于辩证地处理这个问题的做法，——以此我进入正题——那些僵化孤立的东西：作品、小说、书，根本没用。辩证的做法必须将它们置于活生生的社会关联之中。你们有理由说，在我们朋友的圈子中经常是反复这样做的。的确如此。只是同时人们常常直接进入了大问题，因此也必然常常陷入模糊之中。如我们所知，社会关系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当唯物主义的批评面对一部作品时，它通常会问，这部作品和时代的社会生产关系有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对它的回答并不总是没有误解的。那么现在我想向你们建议一个较为显而易见的问题。一个比较自敛的、目标没那么远大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它能给回答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即不问：一部作品和时代的生产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它同意这种关系吗？它是反动的或者它力图推翻这种生产关系吗，它是革命的吗？——不提这个问题，或者至少

在提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向你们建议另外一个问题。在我问一部文学作品与时代的生产关系处于怎样的关系之前，我想问：它在生产关系中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直接指向作品在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生产关系之中具有的功能。换言之，它直接指向作品的创作技术。

我用技术这个概念指的是这样一种概念，借助它可以对文学产品进行直接的社会分析，因而也是唯物主义的。同时技术这个概念也是辩证的切入点，由此内容与形式的毫无结果的对立可以得到克服。此外，技术这一概念还包含了对正确地确定倾向和质量之间关系的指导，对这种关系，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了问题。如果我们此前可以表述：一部作品正确的政治倾向包含了它的文学质量，因为它包含了作品的文学倾向，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更确切地确定，文学的倾向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之中。

这里如果我——只是看起来毫无关联地——突然跳入完全具体的文学状况，即俄国的，你们肯

定是赞同的。我想把你们的目光引到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①和他所定义并代表的那种“行动的”作家身上。这种行动的作家为功能上的依赖性提供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正确的政治倾向和进步的文学技术在任何情况下都总是处于这种依赖性中。这当然只是一个例证：其他的我保留。特列季亚科夫将行动的作家与提供信息的作家区分开来。作家的使命不是报道，而是斗争；不是扮演观众的角色，而是积极进行干预。他通过对自己的活动所做的陈述来确定自己的使命。当1928年农业的全面集体化时期喊出了“作家到集体合作社去！”的口号时，特列季亚科夫去了“共产主义灯塔”公社，并在那里两次较长的逗留期间做了下列工作：召集群众会议，筹集购买拖拉机的款项，说服单干的农民加入集体合作社，视察阅览室，办墙报，主编集体合作社报刊，给莫斯科的报刊提供报道，推广收音机和流动电影院，等等。如果传说特列季亚科夫在这段

^① 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Sergei Tretjakow, 1892年6月20日—1937年9月10日)，苏联作家，苏俄未来主义代表人物。

逗留后写的《土地的主人》这本书对后来的集体经济的更进一步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

你们可能欣赏特列季亚科夫,但也许还会认为,他的例子在这种关联中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你们也许会提出质疑说,他所承担的这些任务是一个记者或宣传家的任务,所有这些与文学没多大关系。而我现在特意举出特列季亚科夫这个例子,是为了向你们提示,必须从一个多么广阔的视野出发,来借助我们今天形势下的技术条件重新思考有关文学形式或体裁种类的观念,以便找到构成当前文学活力切入点的表达形式。小说在过去并不总是存在,将来也不一定必须总是存在,悲剧、宏大史诗也是如此。评论、翻译、甚至所谓赝品等形式也不总是处于文学边缘的表现形式,它们不仅在哲学文类中,而且在阿拉伯或者中国的文学文类中有一席之地。修辞学不总是微不足道的形式,在古希腊古罗马,它为文学的广阔领域打下了烙印。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你们了解以下想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文学形式剧烈融合的进程之中。在这个融

合进程中,许多我们的思维所习惯的对立都可能失去它们的力量。让我为这种对立的无结果性和辩证地克服这些对立的过程提供一个例证。我们又将回到特列季亚科夫,这个例证就是报纸。

“在我们的作品中,”一位左派作者写道,“那些在较为幸运的时代本来可以相互丰富的对立成了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这样科学与美文学、批评与生产、教育与政治毫无联系、毫无秩序地分裂开来。这种文学混乱的表现场所便是报纸。它的内容‘材料’除了将读者的急躁强加于它的组织形式外,拒绝任何别的组织形式。这种急躁不只是期待信息的政治家的急躁,或期待指点的投机商的急躁,而且在这背后郁结着被排斥在外的人的急躁情绪,他认为有权利为自己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什么能像这种每天需要新的养分的急躁情绪那样将读者系在报纸上,编辑部门早就利用了这一点,他们不断为读者的问题、意见和抗议开辟了新的栏目。随着对事实材料的无选择吸收而来的便是同样无选择的对读者的吸纳,这些读者转眼间就发现